



五溪文化丛书



一个家族的时空域

对瞿氏宗族的个例分析

瞿州莲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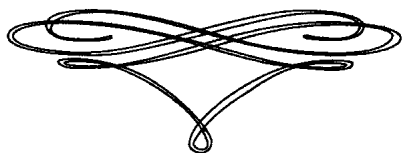


瞿州莲 著



一个家族的时空域

对瞿氏宗族的个例分析



贵州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罗兴贵
封面设计 珑 殷
技术设计 姚南平
潘 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个家族的时空域：对瞿氏宗族的个例分析 / 瞿州莲
著.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
(五溪文化丛书 / 罗康隆主编)
ISBN 7-5412-0939-2

I . 一 II . 瞿 III . 土家族-家族-研究-中国
IV . 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746 号

贵州民族出版社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60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定价：20.00 元

总 序

湘西人论“五溪”

游 俊

湘西之地古称“五溪”。

“五溪”之地，位于荆楚文明的西偏，巴蜀文明的东陲；武陵山脉称雄全境，沅水澧水逶迤千里；少数民族交错聚居，古风遗韵浓郁瑰丽，是一方神秘奇异的“内地边区”。

“五溪”之神秘，在于它那幻想与史实杂糅的远古神话，在于它那崇拜自然与信鬼尚巫的原始宗教，在于它那质朴淳厚与雄强剽悍的民风民情。屈原赋《九歌》，歌舞娱神的巫风祭仪流播至今，范晔话盘瓠，辛女岩与盘瓠庙遗存各地；常璩志巴蜀，巴渝舞与白虎祭千载不衰。漫游于“五溪”之中，鬼神与山水共存，巫祭与人世相伴，宛如踏进了飘渺的世外奇境。

“五溪”之奇异，在于这方特征同一的水土，却孕育出千姿百态的多元文化。《梁书》仅载“五溪”有“莫徭”，《隋书》又记“蛮左”与“巴渝”。叶氏为朱辅作序，将“五溪”之民归为五种，多民族并存的格局，始为世人熟知。陆游亲临“五溪”，苗族跳月祭祖，侗族对歌传情，土家击鼓耕耘方跃然纸上。更令世人称奇的是“五溪”虽族属不同文化有异，但各族能长期平等相处，和睦共存。

。現在我們的心裡有很多主人，一個比一個無理取鬧，強辭奪理，活著真複雜呀，你覺得呢？

所以我們的作者只給你兩招之選擇，以及把握現在。只要對這一招一式心領神會，許多煩人的事就不會再煩人了。那個時候，你的心裡只會聽到一個聲音，你會知道那個聲音是誰的，你會知道最簡單也最困難的事實：你自己。

當然，我們不會告訴你一個名目，而不介紹給你作法。該怎麼做呢？往下看就知道了。是不是你的「寶典」，誰也不敢說，除了你自己。對，除了你自己。

譯者 謹識 七十五、七、

责无旁贷的使命。

吉首大学既是目前湘西的最高学府,面对西部大开发这一历史良机,更是任重而道远。马本立校长有感于湘西数百万各族同胞的厚望,遍访海内贤达,博采各学科专家的建议,引进四方人才,激励湘西学人,决议立足湘西的角度,解剖湘西,向世界介绍湘西,欲求对湘西的现代化尽桑梓之责,历经五年的准备,首批推出了这套《五溪文化丛书》。尔后还将陆续推出关于湘西研究的各学科、各类别的其他丛书,相辅相成合为一体,以利全方位揭示湘西,论证湘西发展,展开湘西学人的研究成果。《五溪文化丛书》虽名为“五溪”,但论证的内容却偏重在当代的湘西,沿用历史之习惯称谓意在提醒读者注意当代湘西与历史联系,以利破除历史积习的偏颇,把握住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湘西和湘西人。本丛书着眼于人文事项,从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入手,透视湘西的各个社会层面,还原一个完整湘西。让世界了解它,进而乐意帮助它,支持它的发展,推进它的现代化。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湘西学人,他们站在湘西人的立场上论证湘西的个性,用湘西人的质朴思维方式揭示湘西的真实面目,以湘西人诚挚的情怀讲述湘西故事,凭借湘西人特有的聪慧,展示湘西文化魅力。使本丛书充满真正的湘西情调,体现真正的湘西风格,并以此有别于局外人研究湘西,而代表了湘西人自己的声音。

本丛书力求从多角度、多层面展示湘西,有的着重讨论湘西各民族的伦理观念,有的则荟萃各民族民间工艺之精华,有的剖析当代土家族社区结构,有的意在通过婚恋礼仪透视各民族的人生价值和社会心态,有的则致力于解剖湘西经济长期滞后的历史文化原因,有的又着力诠释湘西各民族的精神世界。从文化的角度而论,湘西并存的各民族多元文化乃是我国大西南各族文化的延伸,因而在现代化的历程上湘西与大西南势必面临同一性质的问题,

，也會提出個案做為例證。這種種一切安排，都為了幫助你了解，為什麼你會陷在自己設下的困境之中。我們在此討論的日常行為模式，有些看來好像很理所當然，可是事實上對你的幸福危害頗重。我所提出的個案都不是極端的例子，倒是日常一些神經緊張的訊息動作。看過這些錯誤範圍的例子之後，我們會檢討一番，看看它們為何會讓你不太樂。然後我們再來檢視你的心理背景，發現到底是什麼在支持你做這些不快樂的事。這個部分是類嘗試回答一些問題，像是，「我的行為到底給了我什麼？」以後，「如果這樣做對我有害，為什麼我還是會繼續做下去呢？」這一類的事，當你逐一檢討過這些錯誤範圍時，你必然會注意到它們都傳達了相同的訊息。你會發現，你之所以老是做些不對勁的事，基本原因都是一樣的。實而言之，執著於已知的反應模式比較安全，就算它有自我毀滅的傾向也無妨。此外，只要你一還偏作在這些錯誤帶中，你就毋須冒險改變，或是替自己負責任。閱讀本書，你會發現這種安全惡的心理處處浮現，然後你會逐漸看清楚，到底是怎樣的心理哲學在隱蔽你自己，讓你推卸責任，而又毋須去改變。當你發現這一切錯誤的根源時，才有突破成長的契機。把它連根拔起，你就走出了你的錯誤線。

本書的每一章都包含了一些直捷的談話，教你如何放棄那些自毀性的行為。這種型式正是每個心理諮詢的過程：探測困境，檢視自毀性的行為，深入明瞭這些行為的背面原因，以及提出實際的方法，教授如何掃除這些麻煩地帶。

問題，可以幫助你測量自己選擇幸福完滿的能力有多高。盡量客觀地回答這些問題，冷靜地評估你自己和你目前的生活。越多的「是」表示你正確選擇的能力越高。

1. 你相信你的心屬於你自己嗎？（第一章）
2. 你能克制自己的情緒嗎？（第一章）
3. 你是主動還是被動？（第七章）
4. 你能不在意別人的認可嗎？（第三章）
5. 你替自己訂定行為準則嗎？（第七章）
6. 你能不強求所謂的公平嗎？（第八章）
7. 你能接受你自己，無怨無尤嗎？（第二章）
8. 你能免於英雄崇拜嗎？（第八章）
9. 你是行動家，不是批評者嗎？（第九章）
10. 你歡迎神秘及未知嗎？（第六章）
11. 你能避免用絕對的辭彙形容自己嗎？（第四章）
12. 你隨時都愛自己嗎？（第二章）
13. 你能發展自己的根基嗎？（第十章）
14. 你能祛除所有依賴的關係嗎？（第十章）

目 录

湘西人论“五溪”(总序)·····	游 俊(1)
序 言·····	杨庭硕(1)
第一章 土家族与瞿氏宗族·····	(1)
一、土家族概况·····	(1)
二、湘西土家族·····	(13)
三、瞿氏宗族在土家族中的地位·····	(18)
第二章 宗族背景与村落结构·····	(24)
一、土家族所处的自然环境·····	(24)
二、瞿家寨的自然环境特点·····	(28)
三、瞿家寨的人文社会状况·····	(31)
四、瞿家寨的社区结构·····	(33)
第三章 瞿氏宗族的源流与分布·····	(40)
一、宗族的源流·····	(40)
二、宗族聚落的发展与分化·····	(47)
三、瞿氏宗族与周围宗族的关系·····	(56)
第四章 宗族的生产与生活·····	(62)
一、宗族内生产互助·····	(63)
二、宗族内的日常生活互助·····	(68)
三、社会互助圈的差异·····	(74)

第五章 婚姻制度	(81)
一、婚姻观	(82)
二、婚礼习俗	(100)
第六章 家庭与生育制度	(117)
一、家庭	(117)
二、生育礼仪	(132)
三、养育习俗	(136)
四、生育禁忌	(140)
第七章 宗族祭祀礼仪	(143)
一、土家族的祖灵信仰观	(143)
二、宗族祭祀的祭典与仪规	(148)
三、祭祀等次关系	(160)
第八章 宗族社区的管理制度	(166)
一、族规	(166)
二、乡规民约	(187)
第九章 宗族伦理与教育	(196)
一、宗族伦理	(197)
二、家庭教育	(214)
三、传统伦理的演化	(232)
第十章 从瞿氏宗族看湘西宗法制度	(243)
一、湘西宗族发展的现状与前途	(243)
二、当前湘西宗族组织抬头原因	(249)
三、湘西的宗族制度与湘西现代化	(258)
附录 1 家奠成服仪则	(264)
附录 2 婚典告祖仪则	(286)
附录 3 湘西土家族现行结婚礼仪	(298)
后 记	(303)

第一章

土家族与瞿氏宗族

一、土家族概况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也是我国人口超过 500 万的少数民族之一,据 1990 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土家族总人口为 570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0.5%。土家族聚居区位于东经 108°5′~110°6′,北纬 26°8′~30°4′,这片聚居区分属湘鄂渝黔四省市。在湖南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张家界市,分布较为集中的县有保靖、桑植、大庸、古丈,在泸溪、吉首、花垣、凤凰等县亦有少量分布,重庆市的土家族主要聚居于酉阳、秀山、石柱、黔江等县;湖北省境内土家族人口较多,主要分布在来凤、鹤峰、咸丰、宣恩、五峰、长阳、利川、恩施、巴东、建始等县市;还有一部分分布于贵州省铜仁地区的沿河、印江、德江、江口、思南等县市。

过去,土家族有自己的语言而无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为土家族创制了拉丁字母拼音文字。关于土家族语言的归属,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土家族称自己的语言为 pi³⁵ tsi⁵⁵

sa²¹;译成汉语是“毕兹煞”。土家族除了使用本民族母语外,也兼通汉语,目前大多数土家族都通用汉语,仅酉水流域至今能精通土家语的人约30多万。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pi²tci¹kha⁴),但有的称为贝锦卡、比基卡、毕机卡等,这些差异是由于方言土语读音分歧而造成的,其含义一致。“毕兹”是“本土”的意思,“卡”则具有“人”或“族”的含义,汉语意译为“本地人”的意思。目前,只有操汉语的土家人将自己称作“土家”,将汉人称作“客家”,将毗邻的苗族称为“苗家”。而操土家语的土家人称苗族为“辟卡”,意为“比邻居住的人”,称汉族为“帕卡”即“客居湘西的汉族居民”。“毕兹卡”这个自称定型可能与汉人的大量迁入土家族地区有关,目的是为了将土家族与汉族区别开来,因为“毕兹卡”与“帕卡”对举,仅表明土家族定居湘鄂渝黔边区比汉族早,并不排除土家族分布区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变化这一过程,它仅具有相对意义,不能据此将土家族视为当地最早的土著居民。土家族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曾融入了众多外民族的成分,但这些外来的人口在与土家族朝夕相处中,逐步“土家化”了。随着文化的变迁,这些外来人已变成土家族成员了。本书所探讨的瞿氏宗族其原祖据说就是来源江西的汉族,但经过了与当地世居的土家人长期通婚联姻杂居,已被“土家化”为真正的土家族。

对土家族的族源,现众说不一,学术界尚有争议,大体有五种说法:即“巴人后裔说”、“江西迁入说”、“乌蛮之后说”、“土著居民说”、“羌人后裔说”。其中以“巴人后裔说”较为普遍。由于土家族的早期历史全赖汉文典籍得以保存,而不同时代典籍中对土家族的称法各异,因此,探讨土家族的族源,首先得弄清不同时代对土家族的称谓。秦汉时,以土家族的首领之名,称之为“稟君蛮”,西汉时,在土家族地区设置了武陵郡,因而也将土家族称之为“武陵蛮”,此外,汉文典籍中还给土家族赋予了另外一些名称,如据他们

作战时的武器为板楯,常以木板代盾,因而称他们为“板楯蛮”,秦汉时,因他们不交纳其他赋税,仅交贡布,将他们称为“贡人”。东汉时上述各土家族称谓继续使用。同时,又根据土家族不同的分布,赋予了新的称谓,如“澧中蛮”就是一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典籍,对土家文化有了较为系统的记载,其中记载最为详细的首推《华阳国志》,该书中较为系统地记载了土家族称谓演化的沿革线索。

隋唐时期,在土家族聚居区还普遍推行羁縻州制度。羁縻州长官都是由土家大姓首领充任,这些土家族大姓都是按土家族的宗族制度建构起来的地方势力集团,每一个这样的势力集团,只要携带贡品派出代表到京城朝贡表示归顺,就可以被委认为所在地的州刺史,于是,当时的典籍中往往用这些州的州名去称呼相关地区的土家族,比如“夔州蛮”、“信州蛮”、“施州蛮”、“辰州蛮”、“溪州蛮”、“天赐蛮”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称谓却不是真正的土家族的族称,而是土家族内的地方群体名称。两宋时,一贯执行以减少少数民族势力朝贡往来的政策,很多西南各族地方势力与中央王朝的朝贡关系降到了最低限度,但土家族和侗族是个例外,这是因为这两个民族的分布区距离汉族的腹心分布区太近,宋廷出于巩固边防的需要,不得不收编这两个民族的地方武装,替宋廷守边,因而,这两个民族的地方武装在宋史中获得相应的专称,将侗族称作“侗蛮”,侗族青壮年称为“侗兵”,侗族家户都被称为“侗民”。这样称谓的原因是宋廷在这些地区普遍设置溪峒作为基层的行政单位,“侗蛮”、“侗兵”、“侗民”都是从行政建制名演化而来的侗族他称。至于土家族由于它的分布区位于五溪地带,因而,宋廷将这一地带设置为溪州、辰州、夔州等,这些州都是延续隋唐旧制,全部属于羁縻州,所谓溪峒“建置”中的“溪”指的就是土家族的分布带。在两宋典籍中出现了“土兵”、“土丁”、“土人”等等称谓,这些称谓与上文提到的“侗兵”、“侗民”等相对举,性质相同,它们属于宋代

四等军制中的藩兵。其地位低于禁军、湘兵、乡军,是由少数民族充任的军队,专置就地戍边的军种。

值得注意的是将土家族的藩军称为“土兵”、“土丁”、“土人”,这些称谓中的“土”即来自于土家族自称,这些称谓的出现标志着土家族的族称在汉文典籍中已初步定型。同时也标志着当时的汉人对土家族和土家语有了初步的了解,承认土家族是这一地区的世居民族,从宋廷在土家族地区设置州和在侗族地区设置“峒”来看,标志着土家族与宋廷的关系较为密切,土家族对汉文化有较高的了解。宋史中对土家族分布区的各州记载较为详实,并提到了很多土家族地方首领的人名。

元明清三代在土家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土司制度与羁縻州制度的重大区别有三:

其一是,土司已经纳入了相应的官阶系统,不像羁縻刺史那样都是些官衔。

其二是,土司的领地完全纳入了国家的版图;各土司领地的疆域,在中央的控制下彻底稳定下来。

其三是,土司的任免一律上报中央,考核和委派,不像羁縻州那样只要进京朝贡就可以获得空头官号。

土司制度在土家族地区的确立标志着中央王朝可以直接通过各级土司,对土家族地区实施有效统治,于是汉族对土家族的了解,更趋深入和准确,反映到汉文典籍中对土家族的称谓;表现为土家族的族称最终的定型化,这一时期的汉文典籍称土家族作“土民”、“土蛮”、“土人”等。其中“土人”和“土民”都是从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意译而来,至于“土蛮”则是在意译的基础上加上一个对少数民族泛称“蛮”,这与侗族称为“侗蛮”,将苗族称为“苗蛮”同属一个命名类型。据此可知,历代封建王朝一贯认定土家族为一个单一民族。

民国初年,国民党政府出于政治的考虑,拒绝承认我国是一个

多民族的国家,宣称中国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而将我国的各少数民族一律视为汉族的一个宗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于土家族居民中绝大部分人会说汉语,因而将土家族居民无条件地视为汉人,致使土家族的民族成分被人为地模糊起来,给日后的民族识别工作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和障碍。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汉文典籍中,土家族的专有称谓一脉相承,这与对苗族、侗族的称谓并无二致,将土家族居民无条件地视为汉族,完全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造成的混乱。

土家族人们以勤劳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推动了湘鄂渝黔边社会的不断发展,但是,广大土家族人民长期遭受歧视,民族成分得不到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对土家族的重新识别和认定工作才又从头做起,而且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曲折过程。1951年中央访问团在湖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活动中,对土家族的情况进行一般性调查。1953年初,中共中南局和中南行政委员会派中南民族学院专家到湖南湘西土家人聚居的龙山、永顺、古丈、泸溪等县进行语言调查。经过语言调查,他们认为土家族有其自己统一的语言,与苗族相比,有着与苗族不同的独特风俗习惯,进而认为土家人不是苗族,而是一个不同于苗族的单一的少数民族。

1953年9月,中央民委又组织由中央民族学院一些专家学者组成的土家人调查组,专程前往湘西调查土家人的语言、历史与现状。调查组深入到永顺、龙山、保靖等县土家人聚居区,再次调查了土家人的语言、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内容,之后,潘光旦等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土家族不是苗族、瑶族、彝族,更不是汉族,而是一个单一的民族。1954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为慎重解决土家人族属问题,在北京召开了有关部门和专家参加的土家人问题研讨会。会议一致认为土家族是一个单一民族。但这一看法没有得到湖南省统战部门的认同。1956年5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

任带队,由中央、中南和省、州的有关负责人、专家共同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再次深入湘西土家人聚居的龙山、永顺、保靖等地区,调查了土家人的社会历史、语言、经济、文化、社会形态、风俗习惯,以及群众意愿等,获得了一系列有关土家族历史的重要资料。从语言、文化习俗、民族意识、民族自称等方面再次论证了土家族是一个单一民族。与此同时,全国政协民族组由副组长潘光旦教授同北京大学教授向达前往湘鄂西地区,考察了土家人的社会历史和有关情况。经过反复多次的调查论证,使土家人为单一民族的观点日趋成熟,各有关部门包括领导和土家学者的认识也渐趋一致。1956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正式法定统称为土家族。^①

纵观土家族的族称在汉文典籍中的演化脉络,我们注意到有关土家族族源的各种观点,其术语使用并不一致,但观点的分歧,并不反应大家对土家族族源的理解有差别,而仅表明大家对族源这个术语理解的不同。比如说,“江西迁入说”,就是曲解了源和流的差异,仅仅抓住土家族中确有一部分居民的远祖来自江西的汉族移民,就认定土家族来源于江西,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在这批汉族的移民进入土家族地区前,当地早已有土家族定居了,这批汉族移民是被“土家化”以后才成为土家族的,从整个土家族的发展历史来看,他们仅是土家族一个支流的来源,决不能据此将这批迁入的汉人视为土家族的族源。在讨论土家族族源时必须严格区分源与流的差异,土家族的族源只能是指土家人形成时的最早的称呼,与其相关的文化,至于土家族在发展中是否融入其他民族的成分或者融入了哪个民族的成分,却只能是流,而不是源,不能混入土家族族源的讨论中去。

至于说土家族来源于乌蛮或羌族,则是将古代羌族的一个族

① 黄光学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第187~192页,民族出版社,1955年版。

类的源头,当作土家族的族源去看,这不符合族源探讨的基本原则。众所周知,乌蛮指的是彝族,而非土家族,土家族与彝族即使在文化上有渊源关系,但有文化渊源关系不等于可以相互被等为族源。举例说,我国有几十个汉藏系统的民族,它们之间都存在着文化渊源关系,但我们决不能说汉族起源于古羌族,更不能说现代的羌族起源于古代的华族,因而上述的两种说法,错在混淆了族源的概念。土家族的族源只能是指在典籍中查到的该民族最早称谓相关的文化。凭借上文对土家族称谓演变的溯源探讨,土家族的最早称谓是“巴人”,这个称谓比乌蛮出现的时间要早一千多年,因而乌蛮从时间上看绝对不能指为土家族的族源,从文化的内涵看,巴人与乌蛮的文化各有承传,并不是一个线型的传递系统,双方也不能互相指为族源。

说土家族起源于羌人同样不妥当,羌这个族名在汉文典籍出现时间虽然早至商代,但当时汉文典籍中的羌指的是古羌族,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古羌族陆续分化为我国西南地区众多的少数民族,如彝族、土家族、哈尼族、羌族等,讨论族源时,若这样去处理的话,上述各民族都可以说自己的民族是古羌族。这样一来,就混淆了古今民族的差异,出现了众族同源的结果。这样推演我们就无法辨清具体每一个民族到底形成于何时,形成时的文化面貌到底是什么模样,这样的讨论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土家族的族源只能是这个民族的已经形成的那个起点,而不能是指它的文化最早渊源。故说土家族起源于羌并没有回答土家族族源是什么这样一个根本问题。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土家族的族源只能是古代的巴人,因为自巴这个名称在汉文典籍中出现后,其名称的更替在汉文典籍中一脉相承,在历代文人眼中,一直把土家族当作一个单一的民族对待,只是随着时代的不同,称谓有所区别罢了。再次,巴人的文化特征有很多带本质性的文化要素,一直有序地传承于今天的土家